

微生活

“学困生”的妈妈释然了

□马小梅(宁夏银川)

儿子没随我。长得不像我,性格也不像我,最重要的是在学习这方面更是与我南辕北辙,被冠以“学困生”。作为学困生的妈妈,我不知道如何让儿子逆袭成“学霸”,甚至想着只要不垫底就行,一生好强的女人就这样认怂了。

儿子今年二年级,辅导他写作业是我每日的噩梦。他的字写得东一撇西一捺,一个口字写不全,擦了重写就要哭。我让他练字,他就说:“妈妈,你儿子的命真苦啊。”有一次字写得不好,我擦了让他重写。他哭丧着脸说:“你干吗擦了它,那可是不好写上的,再不好它也是一个字啊。”我哭笑不得,他已泪流满面。乘法口诀他天天背,背了有三个礼拜,我问他:“三六多少?”他思考了片刻,认真地对我说:“妈妈这个简单,三六十二。”他得意地笑了,我崩溃地转身离去。

儿子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?想到这儿我心惊胆战,专程请了假带他去看医生。事先做了充足的功课,挂了一个“学习困难门诊”的专家号。医生与我聊完,让我回避,又与儿子聊。儿子与专家聊得甚欢,专家说我儿子很聪明。我稍稍心有安慰,至少权威认证儿子不傻,智商没问题。我又满腹疑虑小心翼翼地问专家:“为什么他写字时笔顺会反着来?为什么他上课坐不住?为什么他听不懂我给他讲的题?为什么……”专家打断我,“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?不是孩子的问题,是你太焦虑了。”

的确,给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当妈妈能不焦虑吗?但仔细想想儿子确实智商不应该有问题,他能很快学会游泳,很快能爬到树上。两岁的时候就能妖娆地跳广场舞;3岁的时候就能“飞檐走壁”,在很窄的墙上飞奔,平衡感非常好,柔韧性也很好;5岁的时候街舞无师自通。他语言表达很好,情商也很高。儿子一年级的時候有一次语文考了19分,刚进家门就对我说:“妈妈,您觉得你儿子的生命重要还是分数重要?”我说:“当然是我儿子的命重要。”他说:“妈妈您的‘三观’是正的,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,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,分数考不好了,只要命在,还可以努力考好。”说着就把试卷递给了我,鲜红的19分扎碎了我的心。我咬牙切齿地压住了即将爆发的破口大骂和想揍他一

顿的冲动,他溜之大吉。

儿子虽然学习困难,但是个暖男。我生病的时候他为我端茶送水,提醒我吃药。他对他爸爸说:“你要对妈妈好一点,妈妈工作很辛苦,她睡觉不好,你不能对她发脾气惹她生气,你一发脾气妈妈就会神经衰弱,影响她睡眠质量。”我惊异于儿子居然知道神经衰弱和睡眠质量。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些的,他说他用手机查了,他想知道怎么才能让妈妈睡个好觉。

你瞧,我儿子并不傻,是我们只盯着孩子的分数,想让自己当个“学霸”的妈妈。虽然社会很卷,但孩子各有差异,我们不应该打击孩子,要多鼓励孩子,多表扬孩子,多看孩子的优点,即使孩子不能成所谓的大才,健康成长、成人也很不错,学困生的妈妈释然了。



《森林公园》。张尚宝

随感

书香里的温暖回响

□蔡亚璇(福建石狮)

芳菲四月,仿若一幅缓缓舒展开来的缱绻画轴,柔和的微风携着馥郁书香,悄然降临,俊俏的春天多了一份内涵。琅琅书声,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回响,自然而然。

悠悠书香沁人心脾,曹老师向我发出邀约,一同参加盐池县图书馆举办的“四月芬芳,共话书香”朗诵活动。实不相瞒,那一刻我内心满是犹豫。朗诵,于我而言,一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,是藏在心底深处难以言说的怯意。

然而,那首散文诗《我是——写给我的学生》宛如一束光,瞬间穿透我内心的忐忑与踌躇。那灵动的文字,好似山间澄澈的溪流,悠悠然滴入我的心田,每一个字符都饱含着师者的温度,不着痕迹地驱散了我心中的迟疑。

字里行间,我看见,诗中的老

师,隐匿于相册的深处,那毫不起眼的笑脸,却饱含着温柔与深沉的爱意;诗中的老师,更像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,尽管光芒微弱,却盈满快乐与希望的因子。

字里行间,每一个细微的触动,每一处情感的迸发,都给予我和曹老师力量的累积。我们相互鼓励,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排练。活动开始前几分钟,我们还躲在静谧的角落里,全情投入,深情诵读。

转瞬之间,便轮到我们的登台了。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站上舞台的那一刻,双脚似被灌了铅一般沉重,借来的那双大一号的中跟鞋,更是让窘态雪上加霜,每迈出一小步,都绵软无力。抬头间,曹老师步伐从容淡定地向我走来,目光对视的那一刹那,我读到了鼓励和期许……我

已然记不清第一句是如何艰难地从颤抖的双唇间挤出来的,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,还没走到舞台中央,双脚就像被钉住,再也无法挪动分毫,与曹老师之间,就此拉开了一段略显尴尬的距离。

台下观众,热情洋溢,似乎并未察觉我的紧张。他们真切的眼神中,满是期待与包容。那目光,恰似春日的暖阳,将我满心的紧张与不安一扫而空。

在频频的热烈掌声中,我们以并不专业的方式,朗诵出了这首饱含我们对学生深情的赞歌。朗读会后,我满怀愧疚对曹老师说:“真不好意思,拉着您一起出糗了!”曹老师却连声安慰:“好着呢,好着呢。”

书香氤氲,总有温暖,有回响。(作者现支教于宁夏盐池县)

时光

土墙上的春信

□葛鑫(浙江杭州)

老家还剩一座老宅,老宅前面有一截土墙,土墙上有一些野花,那些在砖缝间探头的野花,像是被风随意撒落的星子,又像是岁月故意留下的注脚。每当我凝视那堵被风雨啃噬得只剩半截的土墙,那些细碎的花朵就会在记忆里泛起光晕,将时光的经纬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

那土墙,不高大,也不坚固,但它却是我童年时光中最深的记忆。童年总爱在墙根的青苔上打滚。指甲缝里嵌着黄泥,耳畔是蜜蜂振翅的嗡鸣,仰头就能看见斑驳的墙皮上挂着半截蜗牛壳。最神秘的还是那些突然冒出来的野花,狗尾巴草会在某个清晨顶着露珠摇曳,蒲公英的绒球总在暮色里偷偷启程。我们踮着脚去够那些倔强的紫花地丁,却不知墙头更高处,瓦松正以十年长一寸的耐心,把根须扎进砖缝的肌理。

记得那时,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喜欢在土墙旁玩耍。我们踮起脚尖,试图一窥墙头的风光。每当看到那些小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,我们的心中便充满了欢喜。我们会摘下几朵,捧在手心。然而,花儿总是那般娇嫩,还没到家,便在我们的手心里蔫掉了,只留下一缕淡淡的香气,和一丝丝无法言说的遗憾。

那时的我们,并不懂得如何欣赏花的美,只是单纯地觉得它们好看。然而,随着年岁的增长,当我再次回到故乡,站在那堵已近乎坍塌的土墙前,看着那些在风中摇曳的小花时,我的心中却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。

雨季的土墙会流泪。泥坯吸饱了水汽,苔藓便像晕染的墨迹般蔓延。这时总能在墙根发现新生的木耳,它们蜷缩如婴儿的耳朵,静静聆听雨水敲打砖瓦的韵律。暴雨过后,坍塌的墙体会露出层层叠叠的夯土,像翻开一本线装书的扉页。乡亲们用稻草和着新泥修补缺口时,我分明看见去年的蓟草种子正在湿润的泥土里翻身。

如今的土墙只剩些残垣,却成了花草的乐园。二月蓝在土缝里织就紫色地毯,夏天有忍冬藤攀着断墙绣绿云,深秋的野菊谢了,苍耳便挂起毛茸茸的灯笼。坍塌的夯土层里,鼠曲草与碎瓷片相依为命,不知哪个年月的陶罐碎片上,居然萌出了新绿的酢浆草。它们让我懂得,所谓废墟,不过是大地重新作画的留白处。

斜阳把我和土墙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墙头的小花正在结籽,细小的种子藏在鳞片间等待春风。这里来年或许会冒出新芽,我知道,只要还有一粒种子,这片废墟就永远在生长春天。就像那些被岁月带走的人们,早已化作滋养万物的春泥,他们的故事,正在每一朵野花的摇曳里生生不息。